

第三章

痛苦的沉思—詹姆斯·H·布奇—华盛顿的威廉奴隶监狱—走狗雷德本—表明我的自由身份—奴隶贩子的愤怒—棍子和铁鞭—虐待和挨打—新认识的人—雷、威廉姆斯和兰道尔—小艾米和她的母亲—母亲的痛苦—伊莉莎的故事。

三个小时之后，我仍然坐在矮凳子上，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。这时候我听到外面传来公鸡的打鸣声，然后是一阵隆隆声，似乎是马车穿过街道发出的声音，我知道外面天亮了。但是我的牢笼里根本就没有一点光亮。终于，我听到头顶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似乎是有谁在走来走去的样子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一定是被关在某个地下室里面，这个房间潮湿的霉味也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头顶上的声音持续了大约有一个小时，终于我听到了有人进来的声音。门上的锁传来了钥匙的声响，然后厚重的门就朝后面打开了，一束亮光映入了整个房间，两个男人进了房间，站在了我的面前。其中的一个是身材魁梧壮硕的男人，大约四十岁左右，有着深色的头发，微微有一些灰白。他满脸横肉，脸色通红，五官粗犷，整个人都透露出残忍和狡猾的样子。这个男人差不多有五英尺十英寸那么高，我可以确信，这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·H·布奇，这是我后来打听到的——是华盛顿有名的奴隶贩子；当时他和新奥尔良人西奥菲勒斯·弗里曼一起共事。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个马屁精叫做爱碧尼泽·雷德本，他是这个监狱的看守。在我重获自由之后，我还听说这两个人仍然在这个地方。

映入房间的光线让我可以好好地打量我所在的这个房间。差不多有十二平米那么大——墙壁是由实心的石头组成的。地上铺着厚厚的木板。只有一扇小窗户，用铁条封住了，外面还紧紧固定着一扇百叶窗。

通过一扇铁皮的大门可以通往另外一个囚室，或者应该用墓室来称呼比较好，因为另外一间是完全没有窗户的，没有一丝光线。我所在的这间囚室的家具包括我自己坐着的一条凳子，一个脏兮兮的老式的烤炉。没有窗户，没有毯子，更没有别的东西。布奇和雷德本进来的这道门通向一个小小的走廊，顺着楼梯向上可以走到院子里面。院子的周围是大约十到十二英尺那么高的围墙，就在一幢差不多那么高的屋子的后院。整个院子差不多是三十英尺那么的宽，在屋子的这一边还有一道坚实的铁门，通过一条狭长的通道之后可以走到大街上去。而黑人的命运就被紧紧地被这一道铁门给关闭了。墙的顶部支撑着屋檐，而屋檐是向里面抬升的，形成了一个露天的棚子。屋檐的底下是一间破烂的阁楼，奴隶们晚上就在里面睡觉，在暴风雨的日子里还可以在里面躲避风雨。这里的整个结构就像是农场主的谷仓院子，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和院子相邻的屋子是一幢漂亮的两层楼，大门外面就是华盛顿的一条繁华街道。从外面看上去只会觉得是一处安静的私人宅院。陌生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的房子还会有别的用处。最令人奇怪的是，从国会大厦俯视下来恰好可以看到这座房子。呼唤自由和平等的声音和可怜的黑奴的镣铐声交织着。谁能够想到，在国会大厦的阴影处就有那么一处黑人监狱呢。

这就是 1841 年华盛顿的威廉奴隶监狱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关在这里。

“小子，感觉如何呀？”布奇从门外走了进来，然后问道。我说我现在很虚弱，然后询问为什么要被关在这里。他告诉我说我已经是他的奴隶了——他刚花钱买了我，并且准备送我去新奥尔良。我大声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——是萨拉加托的一个居民，有妻子儿女，而且都是自由身，我的名字叫做诺萨普。我抗议自己所受到的待遇，并且威胁说要在重获自由之后寻求公道。他一口否认我是一个自由人，并且宣称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。我重复了很多次，我并不是某人的奴隶，并且要求马上除去我身上的镣铐。但是他威胁着让我不要说话，似乎是不想让我的声音传出去。但是我才不会保持沉默，大声斥责那些害我被关进监狱的恶棍。看到我不肯就范，他勃然大怒，骂我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黑人，是从佐治亚州潜逃出来的奴隶，这世上最难听的话都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。

在这段时间之内，雷德本一直静静地站在边上。他的工作是照看这个地方，确切的是，是这个畜生棚，然后就是接收奴隶，喂养然后看管教训，每个奴隶他都可以拿到两先令一天的报酬。布奇命令雷德本把棍子和铁鞭拿过来。雷德本去了，过了有一会儿，就带着这两件刑具过来了。棍子是一种鞭打奴隶的工具，我相当的熟悉，是一块长十八至二十英寸的硬木板，样子像是那种老式的布丁棒，或者是平常的船桨的样子。一端的扁平部分差不多是两个摊开的手掌那么的宽，上面全部都是小小的螺丝钉。鞭子是一条尾端散开的长绳，每一条细丝的末端都打上了一个节。

这些刑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，两人抓着我，然后把我的衣服粗暴地撕开。我的双脚被带上了镣铐，一直固定在地板上。他们把我推倒在板凳上，面部朝下，雷德本用靴子踩住我的手上的手铐，使劲朝着地板上推。布奇开始用棍子打我，一下一下地打在我赤裸的身体上。当他的胳膊打累了之后，就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还坚持是一个自由人。我咬着牙撑着，于是板子又落了下来，速度更快，也更加的痛。布奇又一次打累了之后，他又重复着刚才的问题，我的回答也从来没有改变，这让他打得更加的疯狂。在抽打我的同时，这个恶魔一直咒骂着我。最后板子被打折了，他的手上就这么留下了一截无用的木棍。看到我仍然不肯屈服，这种残暴的行径吓不倒我，我绝对不会从嘴巴里说出我是一个奴隶之类的谎言。他已经出奇地愤怒了，把断掉的木板扔在了地上，然后抓起了鞭子。鞭子的味道可比板子痛苦多了，我努力地挣扎着，但是一切都是徒劳。我打滚着求饶，但是回应我的只有恶毒的诅咒还有无尽的鞭子。当时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即使现在回忆起来，我都能记得当时那皮开肉绽的感觉。整个人感觉像是在被来自地狱的火焰灼烤一样！

面对周而复始的拷问，我唯有以沉默应答。实际上我已经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而鞭子仍然如雨点般在我的身上落下，我想当时我每一块皮肤都被打得像是破布一样。如果一个人心里有那么一点点良知的話，我想他都不会对一条狗施加如此残酷的恶行。终于，雷德本开口说，再鞭打我已经没有意义了——我已经遍体鳞伤了。布奇终于停手了，在我的面前挥舞了一下拳头，从牙缝中发出嘶嘶地警告，如果我还敢说自己是自由的，并且说出什么绑架之类的话，那么还有更加残酷的刑罚等着我呢。他撂下了狠话，要么让我屈服，要么就直接杀掉我，说



华盛顿的奴隶监狱

完之后就把手铐从我的手上脱了下来。但是我的双脚仍然被固定在铁链上；房间里唯一的窗户也被关上了。两人走出了房间，关上了大门，留下我一个人继续在黑暗中痛苦呻吟。

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，门上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如此孤单的我是多么的希望有谁能来看看我啊，不管是谁都好。可是看到一张白人的脸，让我的心情跌落了低谷。进来的是雷德本，他带着一个铁盘子，上面放着一块炸肉排，一块面包和一杯水。他假惺惺地问我感觉如何，然后对我刚才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。他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告诫我再不可以说出什么自由之类的话。他竭力地表现出一种同情的姿态——不知道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悲惨情况有所同情呢，还是想让我尽快放弃抵抗；但是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他把我脚上的镣铐也取了下来，然后打开了百叶窗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。

这时候我感觉浑身疼痛难忍；身上全部都起了水疱，疼得我几乎都没有办法移动。从窗户上我只能看到那道高高的墙壁的屋顶。到了晚上我就只能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休息，没有枕头和被子。雷德本每天两次送猪肉、面包和水进来。我没有胃口，虽然每天都感觉到口渴难耐。我的伤让我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所以我过一会儿就得换个姿势；或者是坐着，或者是站着，或者是缓缓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就这样度过了很多个白天和夜晚。我十分思念我的妻子和儿女，这种想法充斥着我的脑海。当睡意袭来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梦到他们——梦到我又回到了萨拉加托——我可以看清楚他们的脸，听到他们在呼唤我的声音。从睡梦中醒来，却只能回到如此痛苦的现实。我忍不住失声痛哭。但是我的精神并没有垮掉，我满脑子都是逃跑的念头，而且希望越快越好。我思考着，如果关于我的情况被公开的话，人们应该不会如此不公地对待我。只要让布奇相信我不是从佐治亚州逃跑的奴隶，我想他是会放我离开的。尽管我这时候对布朗和汉密尔顿已经产生了怀疑，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他们俩人是造成我当下的困境的罪魁祸首。我当时还想着两人可能会找到我，并且救我脱离苦海。天啊！当时我还不了解“人类对同类的非人虐待”是什么意思，还觉得人类为了一己私利是不会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的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囚牢的大门总是打开着的，让我们可以去外面的院子活动。我发现了三个奴隶——其中一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，还有两个年轻人大约是二十到二十五岁。我很快就和他们熟悉起来，并且也了解了他们的名字还有身世。

最大的那个黑人青年的名字叫做克莱曼斯·雷。他住在华盛顿；在一家马房工作了很长时间。他很聪明，而且对他的处境很了解。马上就要被送往南方的现实让他很难过。布奇几天前花钱买了他，并且打算送他去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。从他口说我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威廉奴隶监狱，以前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。我告诉他我自己的不幸遭遇，可是他只能对我表示同情。并且建议我之后最好对自己的自由身份保持沉默；他说他了解布奇的性格，如果我再坚持自由的话，换来的只能是一顿毒打。年轻一些的那个青年叫做约翰·威廉姆斯。他是在弗吉尼亚长大的，离华盛顿不算太远。他的主人为了还债就把他卖给了布奇，他还想着自己的主人有一天能够把他赎回——这个希望最终还是实现了。那个孩子的名字叫做兰道尔，总是在园子里玩耍，但是不时地会痛哭着呼唤自己的母亲，并且问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。母亲不在身边可能是他幼小的心灵中唯一的痛苦了。他还是个小孩子，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当他玩疯了的时候，总是会忘记妈妈的存在，

然后用一些恶作剧来逗我们发笑。

晚上，雷、威廉姆斯和那个男孩子就睡在阁楼上，而我则被关在地牢里面。最后布奇都给我们送来了毯子，原本是给马匹盖的毯子——在接下来的十二年的奴隶生涯中这是我唯一可以拿来御寒的东西。雷和威廉姆斯问了我很多关于纽约的问题——黑人那里是什么样的待遇；他们怎么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呢，怎么没有人骚扰或者压迫他们？对于自由的渴望让雷经常长吁短叹。这样的话题是不能让布奇或者是狱卒雷德本听到的，不然回应的只会是一顿结结实实的鞭子。

我觉得为了真实而全面的陈述我所遭遇的这件事情，这样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，把我所看到的关于奴隶制度的情况加以描述，提到一些著名的地方，还有那些尚在人世的人，华盛顿及其周边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——除了布奇和雷德本我根本就不知道别人，而这些人是我从我的奴隶同伴中听到的。如果我说的是假话，那么被拆穿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

我在威廉奴隶监狱待了差不多两周。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一个女人被带了进来，她哭得很厉害，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孩子。俩人是兰道尔的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看到两人，兰道尔很开心，抓着母亲的衣服，亲吻着妹妹，高兴得难以言表。他的母亲温柔地把他抱在怀里，温柔地端详着他，一遍遍低声地呼唤着自己的名字。

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艾米丽，差不多七八岁那么大，有着浅色的皮肤和一张漂亮的脸蛋。她的头发是卷着的，落到她的脖子上，身上的衣服相当的精致，说明她是从富裕家庭出来的。她真的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子。她的母亲也穿着丝绸衣服，带着戒指，耳朵上还有金耳环。她的发型和礼节，以及言谈举止，无一不表明她不是普通的奴隶。对于来到这种地方，她觉得很诧异。很明显，命运也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，空气中遍布着她的抱怨。她和她的孩子，还有我被关在了牢房里面。言语已经无法表达她的悲伤。她躺在地上，把孩子们搂在怀里，诉说着温柔的话。孩子们紧紧偎依在母亲的身边，仿佛母亲的怀抱才是唯一安全的地方。最后她们枕着母亲的膝盖睡着了。看着孩子们熟睡，母亲轻柔地把他们的头发从额头捋到脑后，整个晚上都对他们低声说话。她的口中不住地喊着“宝贝，甜心”——这些可怜的小家伙，还不知道等待在他们面前的悲惨命运呢。很快他们就要失去母亲的安抚——他们会天各一方。等待在他们面前的会是什么呢？她不能离开自己亲爱的艾米丽和兰道尔，他们都是她的好孩子。和他们分开会让母亲的心都碎了；她说如果两个孩子从他的身边被带走卖掉，那么他们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。听着这位陷入绝境的母亲的诉苦，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都会感动落泪。这位母亲的名字叫做伊莉莎，后来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：

她是住在华盛顿附近一个富人伊利撒·波利的奴隶。据她所说，她是出生在一个种植园的。在几年前，波利染上了坏习惯，经常和他的妻子吵架。实际上，在兰道尔出生之后他们就分开了。波利离开了妻子和女儿，从以前住的地方搬了出来，然后在边上建造了一座新房子。他把伊莉莎带进了这幢房子；承诺她，只要能够和他在一起，那么伊莉莎本人和她的孩子们都可以摆脱奴隶身份。伊莉莎和波利一起生活了九年，期间她有仆人服侍，过着相当舒适奢侈的生活。艾米丽是波利的孩子。后来，波利的大女儿和一位叫做雅各布·布鲁克斯的先生结婚了。然后由于一些原因（我是从她的描述中推测出来的），波利的财产被迫分割了。她和她的孩子们成为了布鲁克斯的财产。在和波利一起生活的九年里面，由于她

的出身和地位，她和艾米丽成为了在老家的波利夫人还有大女儿的眼中钉，波利先生在伊莉莎看来是一位老好人，许诺她能够获得自由。她毫不怀疑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伊莉莎和艾米丽会获得自由，但是现在她们成为了波莉的大女儿的财产。很快她们就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了。布鲁克斯太太很讨厌伊莉莎；也不想看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虽然她的妹妹和她长得很像！

伊莉莎被带进监狱的这一天，布鲁克斯先生从庄园带她进城，谎称要按照波莉先生的意见帮助她办理自由证明。伊莉莎对此欣喜若狂，所以给自己和艾米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，满心欢喜地跟着布鲁克斯出发了。但是来到城市里以后，她就被送到了布奇的手里，而不是成为一个自由人。那张自由身份证明变成了买卖的单据。希望破灭了，她从幸福的天空跌到了痛苦的深渊中，难怪她日夜痛苦，整个监狱都是她撕心裂肺的悲哀。

伊莉莎已经去世了。她就躺在红河流过路易斯安那州的那片低洼地里——悲惨的奴隶的唯一的墓园。她所害怕的事情最后——发生了——她日日夜夜地痛哭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安慰——正如她预料的那样的，母亲的悲哀让她不堪重负，最后心碎而死。这些故事都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详细讲述。